

一位外国画家笔下的

海上画梦录

旧上海

【奥】希夫作画 【奥】卡明斯基著文 钱定平编译



万象书坊

Gerd Kaminski

China gemalt - Chinesische Zeitgeschichte in Bildern Friedrich Schiffs

Nr. 18 der Berichte des Ludwig-Boltzmann-Institutes
für China und Südostasienforschung

Unter Mitarbeit von Else Unterrieder

中文版根据奥地利维也纳 Europa Verlag 版编译

给可玉和凤鸣
纪念在奥地利的那段日子

—— 编者



一位外国画家笔下的

海上画梦录

旧上海



* T161452 *

【奥】希夫作画 【奥】卡明斯基著文 钱定平编译



AcA83/05

万象书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上画梦录 / [奥] 希夫作画; [奥] 卡明斯基著文; 钱定平编译. -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8. 8

ISBN 7-5382-5248-7

I. 海… II. 1. 希… 2. 卡… 3. 钱… III. 速写 - 作品集 - 奥地利 - 现代 IV. J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9355 号

海上画梦录

一位外国画家笔下的旧上海

[奥] 希夫作画 [奥] 卡明斯基著文 钱定平编译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) 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89 × 1194 毫米 1/24 印张: 8 插页: 4

印数: 3,000 - 5,000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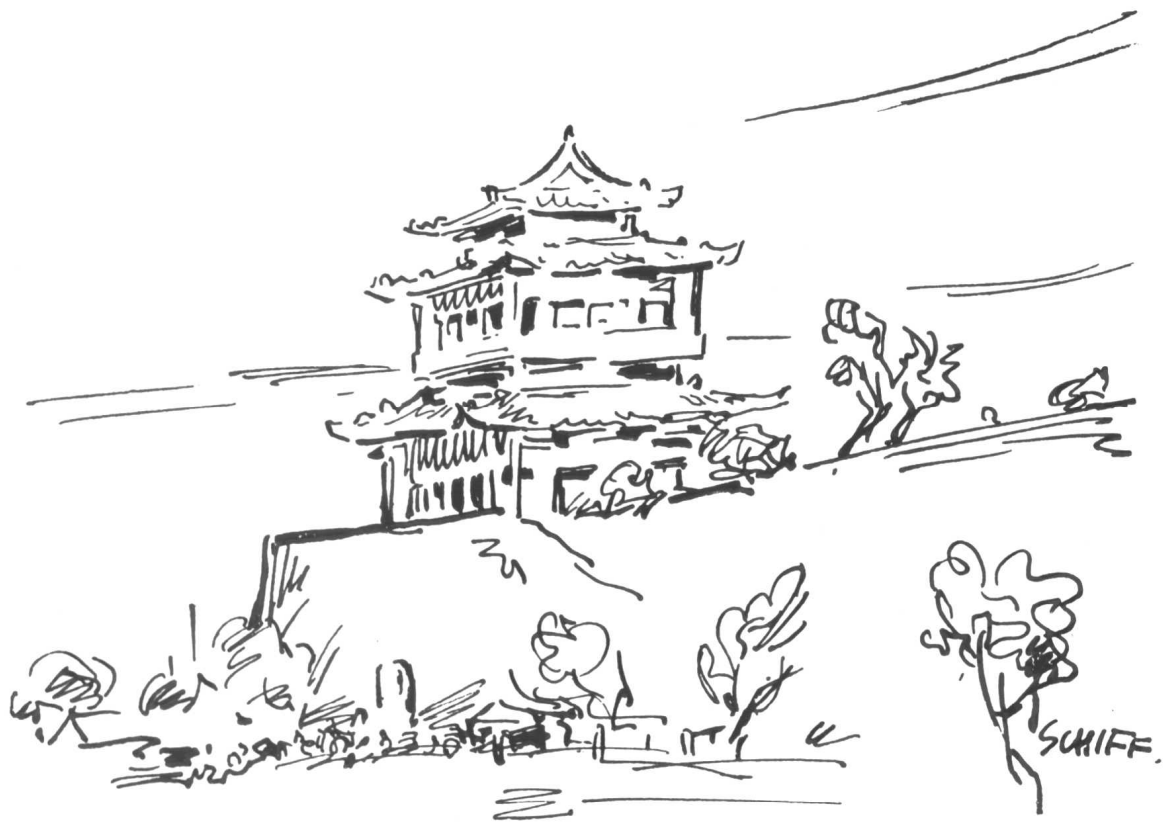
策 划: 柳 叶 责任编辑: 俞晓群 王之江
装帧设计: 周夏萍 责任校对: 宋立成

ISBN 7-5382-5248-7/J·123

定价: 40.00 元

目录

原编者序言	7
1 芸芸众生	15
2 街头巷尾	27
3 娱乐种种	39
4 剥削吃人	47
5 外国势力	59
6 神女生涯	75
7 侵略战火	89
8 欧洲难民	105
9 日本占领	111
10 所谓“胜利”	119
11 斯土斯民	133
编译者后记	159



原编者序言

看看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，就可以说她真是三样东西希奇古怪的大杂烩：一是民族矛盾的大炼狱，二是各种新思想的试验场，三便是各国军火弹药的武器库。各种不同的、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思潮汹涌澎湃而来，这对泱泱的“中央之国”来说，是破天荒第一遭。上个世纪末，就已经涌现出了一批满腔热血的爱国之士。他们想用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“药方”来救中国，不幸以失败告终。在绝望和惶恐之中，清王朝又企图利用“义和团”来对抗外国侵略势力，挽救这座东方古老大厦于既倒，结果是败得更惨。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侵占了更多的租界，得到了更多的特权。形象地说，列强是在“像切西瓜一样”分割着中国。

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者应运而生。起先他们认为，一旦把清朝推翻，中国的命运就会获得转机，从此可以利用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技术，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了。按孙先生的当时一厢情愿的想法，“中华民国”应该由中国人自己在没有列强干涉的条件下建立起来。一九一一年年的辛亥革命确实推翻了清王朝，共和国也建立起来了。但这只是昙花一现而已。

年轻的中华民国刚把一个王朝推翻，就又尝到了“复辟帝制”苦味儿：窃国大盗袁世凯妄图称帝，结果在全国人民的怒吼声中终于一命呜呼。在外部，则主要是来自日本帝国的步步侵略蚕食。日本自从效法西方，进行了并不彻底的“维新”以来，自认为已经羽翼丰满。中国腐败透顶的政客们毫不争气，在日本人裹胁之下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。日本给中国“军事贷款”，而暗中的交换条件，则是一旦这场战争打胜，原来德国在华权益就必须统统“转交”给日本。

中国参战时，人民也曾经有过幻想。一朝胜利，中国从此就可以在国际大家庭中得到一席平等之地了。但是，这个“美梦”却在“巴黎和会”上痛苦而彻底地破灭了——身为“战胜



国”一员的中国，不但没有得到一丝一毫战利品，反而要向日本割地赔偿。人世间哪有这种荒诞不经的歪理？北京的学生们激怒了，首先举起义旗，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“五四运动”。抗议电报好像雪片一样飞向巴黎；当时“战胜国”对“战败国”开刀分赃的“巴黎和会”，就在那里召开。中国代表被国内抗议的怒吼吓破了胆，终于没有敢在“和约”上签字画押。

“五四运动”的意义不仅如此，它实际上是一场广泛的“新文化运动”。它的革命目标，是自上而下的所有旧文化体制和产物；从旧京剧、文言文到繁体字，无所不在扫荡之列。其实，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子，说到底还是那些盘踞在各省的大小军阀。于是，在“打倒军阀”的大旗之下，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。一九二五年，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过早地离开人世，蒋介石成了他的继承人。他很快便和“江浙财团”结合，在政治上、经济上和实际的婚姻上，都不折不扣联了姻。在讨伐军阀的“北伐”战争中途，他终于迫不及待地把共产党人推入了血海之中。但是，中国共产党，却也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从政治舞台上被抹掉的。他们重新建立了根据地。并且，在“长征”中挫败了蒋介石的围、追、堵、截，到达了陕西的延安。



这一块土地是个新世界。在窑洞里，大家学习着马克思主义。人们还尝试着创建新的经济体系、建立新的生活方式。“耕者有其田”实现了，至少也实行了减租减息。农民甚至还参加了司法审判。外国眼光远大的新闻记者，像埃德加·斯诺和艾格妮丝·史沫特莱等人，纷纷来到延安访问，并且向全世界报道了他们的所见所闻，非常令人欢欣鼓舞。另外，即使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，也有好些外国的有识之士，如奥地利的唐德勒（Julius Tandler）教授等人，他们热情地想把西方的制度和法规引进中国来，可惜收效不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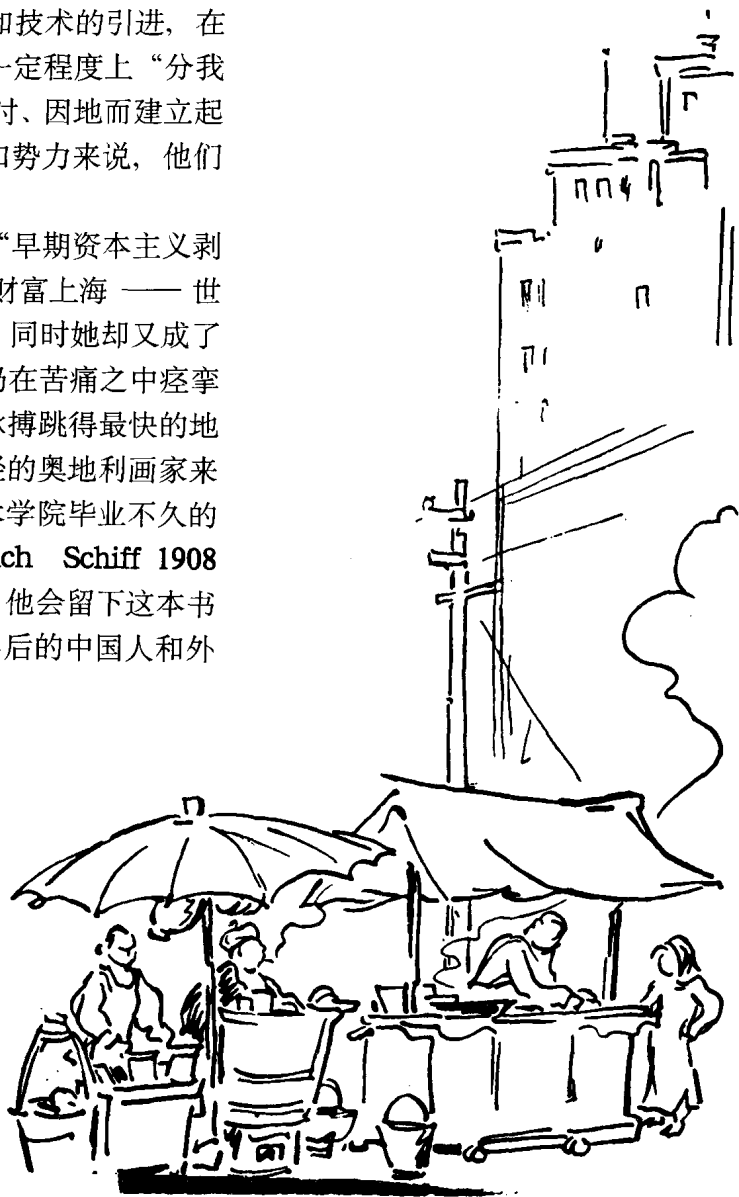


但是,对于任何革故鼎新的苗子,在中国定居的大部分外国人完全持反对的态度。不但如此,他们还成功地以自己的观点影响了各自的政府。按照他们的看法,中国根本不可能由中国人自己来管理。他们穷凶极恶要维护的,乃是外国在中国掠夺到的种种特权。这种特权的集中体现就是所谓“租界”。在“租界”里,土地的真正主人,倒反而荒诞不经地被迫“退化”成了毫无权利的“外人”。这一西方式蛮横僭越的极端例子,便是当时的上海。上海不折不扣列强侵略中国以后建立起来的龙楼凤城,也是他们进行经济压榨的桥头堡垒。



当然，随着西方工业和技术的引进，在上海的一些中国家族也在一定程度上“分我杯羹”；中国的民族工业因时、因地而建立起了。虽然比起列强的规模和势力来说，他们是大大相形见绌。

上海——集中了利用“早期资本主义剥削方式”所积累起来的亿万财富上海——世风败坏、地狱显形的渊藪，同时她却又成了革命的大学堂。中国大地仍在苦痛之中痉挛抽搐，上海就是病人身上脉搏跳得最快的地方。一九三〇年，一个年轻的奥地利画家来到了这里，他就是刚从美术学院毕业不久的弗利德里希·希夫（Friedrich Schiff 1908 - 1968）。他当时并不知道，他会留下这本书中的那些画儿，供给多少年后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来阅读、来欣赏。



希夫有一双敏锐的眼睛，密切观察着他周围的真情实况。一踏上这块土地，他就马上感到中国是“大厦将倾”。他善于把周围发生的国事民情都形之于丹青笔墨，在画纸和画布上绘影绘神，因为他具有充分的艺术才华。他也很快看出，上海是个纸醉金迷、钱能通神的地方。他有时用一种特有的冷讽笔触和自我解嘲，甚至把他自己也是为谋生而绘画赚钱也和盘托出表现出来。

这以后，希夫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。因此，有时他倒也蛮喜欢把自己画成一个消息灵通、老于世故的“阿拉上海人”，但实际上他却并非如此。当然，在希夫的艺术世界里，他有时也同周围的罪恶丑行和肮脏事儿“逗笑调情”，但他决没有把它们加以美化。常常先是出现一组画儿，看起来中允平和。但紧接着就是另一幅画，又把那种祥和恬适的印象冲刷干净。他的很多画同时也曾给制作成美术明信片，全都经过精心设计。

在假面舞会上，再丑陋的嘴脸也是遮盖着的，希夫的这些画却毫不客气地撩起了盖得不严的面纱，让人们看到了一丝真面目。他的画背景主要都是上海。一方面，上海当年有着世界上最长的酒吧台，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俱乐部，有着在亚洲数一数二巍峨高耸的摩天楼，在远东，上海也是外国银行最多的城市。另一方面，在上海的早晨，清



道夫也常常会在街上发现累累的冻死之骨……

一次，希夫曾在一个小圈子里发表过对上海的印象：

谁要把上海的面貌画下来，谁就得把两种水火不相容的色彩都准备好；在画布上画上这一片色彩，马上就得补上那片互补色。因为，这个城市，这个城市的生活，是用最尖锐分庭对抗的双方拼凑成的：一边是应用着所有现代技术成果的华丽公寓，带着中央空调，室内游泳池，全都只给主人和主人的客人们享用。就在近旁，茅屋棚舍里住的是苦力们；还有停靠在小河边的舢板船，人们生在这里，长在这里，也就死在这里，根本就不知道世上还有别的房屋可以为家。夏天夜里，马路边铺上席子，睡满了人，因为窄屋浅房实在其热难当。就在不远处，却是外国俱乐部，在花园的遮阳棚下，打扮着低胸晚装的仕女们，和穿着夜礼服的绅士们，在悠闲地喝着带冰块的威士忌酒。

在这座城市里，住着我们的词汇所无法形容的穷人，也有着我们的词汇所难以描绘的财富。一边是饥民哀哀和饿殍狼藉，一边则是珍馐百味、暴殄天物，吃不是吃，而是当作“艺术”来欣赏。一边是原始的像野兽般生活，另一边是毫无顾忌的榨取和掠夺，也到了野兽般的疯狂。

希夫心里很明白，他所画的大城市上海，虽然是一片悲惨世界，但还远远比中国其他贫穷落后的地方要好得多。中国广大农村，除了无情的资本主义剥削之外，还要加上残酷的封建压榨。希夫无党无派，但有深深的人道主义责任感和一片古道热肠。他就是凭着这种精神，画上海、画北京、画他在中国旅途中的所见所闻。用这些绘画，对当时疮痍满目、人间何世的中国进行描绘、进行批判，从而在世纪的年轮上将它们“记录在案”的。希夫所留下的各种题材的绘画，就像一只巨大无朋的“万花筒”。本书的编者则尽力为之，把这只“万花筒”转摇到各种位置，显现各种图景，以便让这些画自己来述说，述说那个早已成为过去的中国。



1 芸芸众生

自从巴洛克时代起，欧洲人就开始知道在中国是“人分三六九等”的；划分所按照的标准则是职业上的不同。到了十九世纪，虽然中国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困境，欧洲人的看法依然如故。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出版的旅游手册也概莫能外，其中的中国人都给贴上了种种“职业上”的标签，如匠人、管家等等。不过，欧洲人对中国人手艺的神工鬼斧倒确实佩服之至。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“保卫青岛”的“空军英雄”普吕萧 (Plus chows)，就曾在他的《回忆录》中写到一件事。一个中国工人，只用了一件极其简陋的工具，就把一个飞机螺旋桨修复得完美无缺，居然使飞机能重新飞上天空。奥地利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，卡尔·巴茨纳 (Karl Batzina)，从中国寄回国的明信片上，也就俨然画着一个手拿刨子、正考虑如何下手的中国木匠。

中国人在工艺上是“能工巧匠”，这早就已经举世公认，名声可以传之万世。一九二二年中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了一本书，其中充满了各种数字和计划。孙中山宣传说，利用中国本国人的智慧才能，再加上国际“朋友们”的援助，就一定可以把国富民强的中国建设起来。但是，“工业列强”对此却嗤之以鼻。列强的想法是要把“中国姑娘”紧紧裹在“不平等条约”的紧身胸衣里，决不能让她发育壮大；也决不能让中国在关税保护的大墙后面发展自己的工业。举个例子。当时，在天津的德国水泥厂，甚至就连极普通的石膏原料都从德国运来，而不愿意在中国就地取材。

这也就是说，中国只能让她承受消费的负担，她不配有自己生产的权利。在沿海大城市，那里是外国大宗贸易的地盘，中国的民族工业步履维艰、奄奄一息。外国货要在中国倾销，但洋人对中国毕竟“人生地不熟”，需要本地人起到“桥梁作用”。于是，“买办”们应运而生。这个国